

# 生活中长出的新写作

胡磊

岭南盛产一种榕树,会长出许多气根,扎根泥土,凌冬不凋。在东莞,一种源自生活深处、由普通劳动者执笔的“素人写作”正悄然兴起。这些各行各业的人,借助手中的笔、键盘或者手机进行创作。他们从“被代言”变为“主动言说者”,像岭南的榕树一样,活力涌动,不断生长,长出了写作的新样本。

我经常游走于这些热爱写作的“素人”中间。身份不是他们的标签,文学是他们共同的精神灯塔。范雨素说,她做保姆没有名字,只被叫“阿娥”,写作才能证明自己存在,“如果没有文学,我只是乡下一棵不知名的野草”。正如每一片树叶都沉淀着独特的阳光味道,每一段人生也都有着值得书写的时光片段。写作,正是“素人写作”者确认自我存在、在平凡生活中拒绝平庸的重要方式。

他们相信行动能反哺心灵,相信写作能改变命运,相信水没有退路便成了瀑布,相信把热爱做到极致便成了价值。温雄珍穿梭童装店与烧烤摊之间的身影,王琛擦亮高楼时望向远方的视线,邝美艳流水线上的青春,唐春元肩扛煤球罐的坚韧,杨华之送快递途中的遭遇,曾为民与石头对话的暗语……表达上的多姿多彩,呈现的是生活经验的丰富多元。他们习惯将生命经验升华为文学意象。黄立明于菜市场中谋生计,灯下牢记流年;网络作家求无欲、瓦力以文学想象建构理想世界。“素人写作”者与他们的作品一道,构筑起一幅丰富、可靠、接地气的时代精神图谱。文学是什么?文学是源于生活的精神创造。

“素人写作”从流水线旁、出租屋里、街头巷尾生长出来,带着汗水、机油味和饭菜香,真实地刻录着这座城市的呼吸、心跳与梦想。东莞曾有打工文学的创作传统,但今天“素人写作”的文学表达已超越打工文学的“生存叙事”,转向更具人文温度的“生活叙事”。写作者的身份认同从“他乡”转向“我城”,在长街繁华中看到岁月静好,身在市井却依然渴望思想的充盈。他们的写作,像寻常巷陌中开出的鲜花。这些从生活沃土中生长出的新写作,为城市文化提供多元视角的“活态档案”,为城乡中国积累可供解读的素材。在地经验中蕴含着人类普遍情感的密码,“素人”们笔下的文字是有灵魂的,其他人难以模仿。

“素人写作”只是一个命名,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生动样本,为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时代的发展也托举着“素人写作”。在为成绩欢呼的同时,也应正视其伴生的局限与挑战:作品质量提升仍存瓶颈,更毋论时光无情的淘洗沉淀。所幸,新经验与新可能已然破土而出,昭示着一个更开放、更多元、更富生命力的大众文艺的未来。



统,整个雄安的交通状况都被无人驾驶公交车“一览无余”。

在书店,我买了10本书,不方便带,书店工作人员说,让无人快递送到你的住处。无人快递?只见小小的无人机带着装有10本书的包裹起飞,原来如此。看着空中的无人机,我心里暗想,包裹会不会掉下来?无人机会不会送错地方?回到宾馆时,手机响了,打电话来的居然是快递机器人,说它已到我房间门口,请拿快递。书,就这样被无人机和机器人接力送到了房间。在雄安会展酒店住宿的日子里,经常碰见这个智能机器人与我们一同走进电梯,为客人派送物品。这些无人机和智能机器人,如同这个城市里一只只勤劳的小蜜蜂。

去雄安,白洋淀是不能不去的。白洋淀是雄安的肺腑所在、最美所在。白洋淀变得更清、更蓝了。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孕育了千万年的白洋淀,在雄安吐故纳新、哺育万物,为雄安更添了生机与生气。站在船头,远远望去,碧绿浩瀚的水面犹如一面浩大的镜子,接纳天空的云朵,呼应天空的碧蓝,把天空映得晶莹剔透。当朝霞或晚霞洒满湖面时,满湖的流光溢彩,满湖的色彩斑斓。船进芦苇荡,一群群野鸭子欢快地在水面穿梭,跟游船比赛。一对对鸳鸯似乎早习惯了人们的惊呼,悠然地在不可见的角落游弋。当游船停靠在芦苇荡深处时,一条条小鱼围过来,打量着我们这些远方的来客。

雄安的宣纸,已经开始着墨。雄安的远方,还有更美的诗。雄安,正像地平线上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带着满目霞光和满面清风,在新时代建设的步伐中,徐徐展开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巨幅画卷。

这将是一幅幅精妙绝伦的画卷。这将是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画卷。这将是一幅幅创新创造的画卷。

雄安,将终于如同她的名字,雄伟、神奇、安详、安逸。

# 四到雄安

彭学明

树、美丽的绿化带。抬头望天,目无遮拦的是美丽的建筑和天际线。雄安有着最先进的地下综合管廊系统。水电燃气、通信线路,还有排水设施、消防设施,全都藏在地下。

就在上个月,我第四次去雄安,真切地感受到了雄安既是现代的、华丽的,也是市井的、人间的。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辆,多起来的商铺和超市,闪烁的霓虹和推杯换盏的餐饮,让我看到了雄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在雄安的日子里,我充分感受到这座生态宜居之城、智慧智能之城、科技创新之城的美好,充分享受着雄安的交通便捷,没了拥堵之苦。从北京大兴高铁站出发,半个小时就到雄安。从北京西站出发,一个小时不到。若从雄安去大兴机场,也是半个小时。北京到雄安的地铁也将开通,这将是一条24小时运行的地铁。在雄安,不必开自己的私家车,想去哪里办事,坐无人驾驶公交、无人驾驶出租车就可以了。去书店时,我特地乘坐了无人驾驶公交车。起初还有些担心,雄安的朋友告诉我,无人驾驶的技术,能精确地知道什么路段什么时段车流量大,会精确地绕开车流量大的地方,安全准时地把人送达。一上车,无人驾驶公交车就问候道:感谢你的惠顾,请系好安全带。遇见红灯,它自动停下;有行人过马路,就停车礼让。朋友说,当无人驾驶公交车启动时,有关交通的信息数据就会自动接入无人驾驶系

成荫、花香遍地,亭阁、水榭、游步道贯穿其中。可谓人在城中,城在林中,林在园中,园在画中。办公楼与居民楼比邻而建,极大地减少了上班族的路途奔波之苦。医院、中小学、幼儿园,都在15分钟生活圈内。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在雄安将不复存在。社区设有超市、食堂、药店。食堂不大,却干净整洁,菜肴丰富。

更让人感佩的是,每家每户专门安装有家庭远程照护器。这些小巧的设备,只要跟手机相连,无论天涯海角、白天黑夜,人们都可以听到看到家里的一切,当老人或小孩独自在家时,家人们也可以放心地工作。这样的社区,这样的家园,谁不羡慕?

不只是家庭远程照护器,整个雄安都依托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了全域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都被纳入数字系统,通过传感器和云计算实时监控交通流量、能源消耗等情况,任何一个地方的些许变化和异常都可以了如指掌。在“雄安之眼”——雄安城市计算中心的观测室,我们亲眼见证了:当某条路上车流量增大时,系统及及时调整红绿灯,使得车流依然顺畅;当某小区有车占用了消防通道,系统及时发现并通知车主挪走。

在大街小巷,再也看不到分隔天际线的立杆和架空线,到处是干净的街道、整齐的行道

追逐兔子,笑声与阳光一起洒满小径,是那么纯粹的快乐。

我们看到小径边一块大石头的缝隙里长出了一棵树苗与一株紫色堇花。我说:“这棵小树苗真顽强,它是怎样长出来的呢?”哥哥问:“它的妈妈在哪里?”于是我们就一起找它的妈妈,从叶片的形状辨认出它的妈妈是旁边的一棵大槐树。

我们看到了一棵柏树,就捡一截柏枝,放在大石头上,嗅闻柏叶的气味。又采了松针,比较松针和柏叶的区别。荒草丛里有一个老树桩,久雨的潮湿后表面生了木耳。我喊哥俩过来看:“瞧,你们吃的木耳就是这样长出来的。”弟弟看着树干上攀援而上的蚂蚁,说:“小蚂蚁要吃我的木耳了。”哥哥说:“木耳长在这里,小蚂蚁、小瓢虫都可以吃。”

我们看到马陆从树荫下的小径爬过,弟弟小心翼翼地迈步,说:“小马陆也是一条生命呀。我们不要伤害它。”他们蹲在地上,长时间观察蚂蚁一家的生活,用铲子帮它们建造了房子。他们发现一条蚯蚓在水泥路面上爬行,就帮它回到湿润的泥土中去。他们采集忍冬树叶,为瓢虫做午餐。他们挖取湿润的泥土,做一个美味的蛋糕。他们在风里跑。他们在楼后遇到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咪,帮猫咪找妈妈,回家里拿了火腿肠喂它。他们看树上结的毛茸茸的青色小桃子落下来。

这个下午我们错过了兴趣班,但收获了更重要的自然课。保持对自然最原初的好奇和亲近,生于自然,长于风中,是差不多最美好的状态。孩子,在以后那漫长的岁月里,你们从自然中获得的心灵的慰藉,是你们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课。你们是自然之子。阳光、清新的空气、微风、万物,是这个世界给你们最美好的馈赠。

# 自然之子

宁以安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是河北最动情的情话。就冲这句话,雄安,我去了4次。

第一次去雄安时,雄安还是一张白纸。这张白纸的某一角,一些事物刚刚开始酝酿。车马过处,三五成群的工作人员正扛着各种仪器在勘测。也有一两个地方刚破土动工。这是一张铺在大地上看得见的宣纸,抑或一幅尚在描绘的蓝图,等着千万支大笔来挥毫泼墨。

第二次去雄安,我惊讶地发现,在雄安的启动区、起步区,脚手架像芦苇一样密密地立起来了,挖掘机四处游弋,电焊的火花不分白天黑夜地飞溅。变戏法似的,雨后春笋般,长出了无数的高楼。雄安,开始看得见摸得着,有了城市的模样。才短短几年呀!白洋淀的湖水、芦苇和鸟雀,会不会一觉醒来时,也像我一样惊讶?

速度来自雄安新区的建设者们。那些在风霜雨雪和烈日下辛勤劳动的建筑工人,没日没夜艰苦奋斗的干部职工,是雄安最早的创造者、奉献者和劳动者。当我跟他们交谈时,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每天叫醒他们的,不是床头的闹钟,而是沸腾的工地、是美好的未来。在时间的赛道上,他们跟雄安一道,不但要跑赢自己,还要跑赢时间、跑赢世界。因为,他们要建设的,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一座体现着中国梦的城市,代表着世界未来的城市。

第三次去雄安,画在纸上的蓝图,已逐渐变成了现实。那些羊肠小道,全都变成了整齐漂亮的街道;那些曾经的荒芜,全都变成了楼宇和绿地;过去的村庄,有的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园。一些央企、国企和教育、医疗机构,也纷纷在这里落地。

徜徉在雄安新区的中心地带,就是徜徉在一个巨大的城市公园和天然氧吧。每一片楼房都是崭新的宜居之地。每一个小区都绿树

夏日,连着下了两天大雨。放晴后的下午,带两个孩子去上绘画课。走到楼下,哥哥停下脚步,仰头看着被大雨洗濯后的天空,说:“妈妈,云朵真漂亮啊。”这是一个重要时刻,一个3岁孩童的眼睛第一次主动捕捉到自然的奥妙。

弟弟说:“妈妈,那朵云像一只螃蟹。它的脚被树叶挡住了。”

于是,我们就在水边长椅上坐下来,看蓝色的、被雨水洗过的天,讨论云朵的形状。弟弟问:“为什么会下雨呢?”哥哥说:“云朵盛的小水滴太多,就会落下来了。”

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下摇曳的光,树叶轻轻摇曳。我们从这轻柔的摇动中,辨认出风的姿态。弟弟问:“妈妈这是微风还是小风?”又说:“吹着小风真舒服呀。”

他们去海棠树下,捡拾草丛中掉落的绿色小果子。“树下为什么有这么多果子呢?”“是昨天的大雨把它们打下来的。”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要准备好回答无数个“为什么”。这初生之子对世界最原初的好奇心,如初萌的新芽一样宝贵。

他们把果子放入一只小桶,又收集了小石子、各种形状的树叶、一截枯树枝、长长的草叶、狗尾草的穗子……弟弟捡了一片大大的梧桐叶放进去。他们通过透明的桶壁观察这个微缩的自然,哥哥惊讶地发现梧桐叶背面栖息着一只小小的蜗牛。

他们昨天刚读了关于影子的绘本,于是观察阳光下自己的影子。哥哥跳,影子也跳。弟弟挥手,影子也挥手。当他们跑到树荫里,影子就不见了。这奇妙的现象让两个孩子乐不可支。我们走到忍冬树下的廊道里,我用手比了小兔子的影子,两只耳朵翘起,蹦蹦跳跳向前。两个孩子用小手模仿人

# 南凹的书屋

和小军

和谷先生要将老家南凹的晓园改作书屋了。工程颇急,6月动土,9月便要完工。七旬老人,偏在这般年纪做这等事,旁人自然不解。问起来,他回道:“从南凹走出去的人,总该给老家留点什么。”这话说得极平常,却教人听了心头一热。

我见过许多乡村书屋,大抵是村委会院子里辟出一间屋,摆几架旧书,倒也清静。如今的人多捧着手机读书,翻书的沙沙声竟成了稀罕物。乡下的老人孩子,未必都有那精巧的电子玩意儿,更不必说每月要耗的流量钱了。

他将晓园变作和谷书屋,私宅成了公器,倒也有趣。墙还是那堵墙,院还是那个院,只是将来会添几架书,会有村上或附近的老人、孩童、年轻人来此。书桌旁老翁与稚子同坐,各看各的书,偶尔说两句话。这般景象,在如今的乡村,已属难得。

网上说,河北有个农民书屋,竟搞起了种植技术研讨小组。又听闻,某处的乡村书屋,开设了非遗手艺的培训课程。文化这东

西,一旦生了根,便会自己长出枝叶来。我想,乡村文明的修复与乡村文化的发展,本就是一代人接力的事。

城市化像潮水般冲刷着乡村的根基,许多人头也不回地走了。偏有些固执的人,如和谷先生这般,执意要留下些什么。他们知道,乡村不该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更该是文化的活水源头。

等书屋建好后,这里将承载着一个村庄的记忆与未来。或许会有孩童在此打开他对世界新的认识,青年会在此找到致富的金钥匙。谁知道呢?文化的种子,往往在不经意间落地生根。

和谷先生站在未完工的书屋前,夕阳给他的白发镀了层金边。他忽然说:“父亲识字不多,但生前就爱读我写的书。”这话轻飘飘的,却沉甸甸地落进泥土里。



▲油画《闲步瓜棚》,作者雷务武,中国美术馆藏。

# 大地

## 应该有一门课

秦立彦

应该有一门课,是看云之课。每个人寻找天空中的云,辨认它们的形状,看它们向哪里飘移。

还有一门课,是听鸟之课。每个人都沉默,从市声中分离出鸟声,听鸟声的节奏,听其间的空白。

万物教育彼此,各分得一份智慧。

然而人坐在四方形的教室里。云在天空停留又离开,鸟飞向别的所在。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马涌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我对菜农有很深的感情,因为我和菜农一起工作过。

那年我15岁,想趁着暑假,帮不宽裕的家庭赚点钱。家人把做好的五香鱼和韭菜合子放在改装过的自行车上,帮我推到菜市场,由我售卖。在菜市场,我算个“新兵”,可我的叫卖声一点不比那些菜农低。菜农们为推销自己的菜品,都会自编招揽主顾的话。卖黄瓜的吆喝:小鲜瓜,多稀罕人,水嫩水嫩的,不鲜不甜不要钱。卖西红柿的喊着:咬一口全是瓢,这色新鲜的,像新娘的脸蛋,要多俊有多俊。我实在听不懂,一个西红柿怎么和新娘相提并论,但他们喊得又开心,卖得又好,回头客还多。

作为一个初中生,我有的是词儿:五香鱼哟,桂皮、八角、白酒、砂糖、香油,五宝炸制的五香鱼哟,回味无穷哟。周围的菜农看我,我一边脸红,一边继续喊着,直到有人来买。我与菜农的声音此起彼伏,像极了音乐老师讲的和声原理。旁边卖鞋垫的老奶奶被我喊笑了,说,这闺女,顶半壮小子了。她戴着花镜,脚下放着花色扎眼的鞋垫,用一根很粗的针,在硬布面上扎来扎去,中指的顶针磨出了铁锈色。她说话不多,我只听她点评过一次我家的五香鱼,说这家伙费油费料的,吃不起。我有心送她一块,但又舍不得。

中午,叫卖声小了。卖黄瓜的菜农原地铺张席子躺下,浑身抓挠一番,睡得很快。卖西红柿的菜农有张快散架的折叠躺椅,他用木头钱箱子抵住椅背,舒舒服服地躺下摇着蒲扇,蒲扇的边缘缝着花色布边。老奶奶不睡,她说她得趁着眼神好用时多备货,以后不做不了鞋垫了,存货还能卖个三年五载。她鼻子不是鼻,花镜不听话,得不时腾出手哄它回到鼻梁处。除了蝉鸣和鸟鸣,以及风拂树叶的沙沙响声,一切安静下来。我回家午睡,不推车,也不担心有人拿货,即便有人拿也会按标价,往食盒下面压钱,我试过好几回了。

这一天,老奶奶的生意特别好,一个主顾要买十几双鞋垫。老奶奶的零钱不够找,就和卖黄瓜的换。卖黄瓜的零钱也不够,便找卖西红柿的换,卖茄子、豆角的菜农也加入这场换钱中。他

们都熟,这边手里一擎钱,那边就会说有的有的。他们很少找我换,后来我知道,他们不找我换钱的理由是,我是个孩子,这些钱回家要交给大人,不能擅自做主。

也只能这天傍晚,卖黄瓜的菜农告诉老奶奶,她找他们兑的50元是假钱。老奶奶停了手上的活,拿下脸上的花镜,颤着手接过那张钱,上下左右地看,用已经弯曲的手指反复摸索。卖黄瓜的菜农说他换出去8块多钱,卖西红柿的菜农说他换出去10块多钱,卖豆角的、卖茄子的都说了自己换出多少。老奶奶没有钱箱子,她从裤口袋里摸出那个磨得像一团雾气的塑料袋,把里面的零钱凑起来,也不到5块钱。菜农们你看我,我看你,骂那个使假钱的人可恨。老奶奶把假钱放进塑料袋,我说这个要给银行,老奶奶看着我,又从雾中拖出这张钱,交给我。她开始收拾摊子。我开始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点钱,凭我的小鲜瓜,水嫩水嫩的,明儿一开张就挣回来!西红柿拌糖,哪个不爱吃,天天看新娘,傻子才不乐意呢!蒜泥茄子,下酒菜,我明天就吆喝,来点吧,蒜泥一浇,下酒菜一盘!

豆角出货,越吃越有,扔几片五花肉,铁锅一炖,够好几天的菜!走走,别围这儿了。老姨,别上火啊,咱几个有的是赚钱的本事,那贼不得好,早晚进局子!

菜农们收拾摊子走了。我不哭了。老奶奶扎好袋子,提起马扎,正要走,我喊了一声:奶奶!她说把钱交给银行,别拿它害人,怕是那人也不知道。我说明天银行上班,我就去排队。我从钱箱子里找出10块钱,包好剩下给自己解馋的两块五香鱼、两个韭菜合子,塞给老奶奶。老奶奶坚决不要,见我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老奶奶收下了。

后来,我长大成人,在外求学,立业成家,逛过无数次市场,总对菜农怀揣着一些敬意。我知道当年的老奶奶已经作古,我也知道当年那些菜农,也是七老八十的年纪了,这令我想起一句话:“祖祖辈辈养育了我”——这就是来自大地的精神。